

cmchao / June 30, 2011 08:01AM

[勞動的邦查系列31：祖靈呼喚 族人相遇台北城](#)

勞動的邦查系列31：祖靈呼喚 族人相遇台北城

2011-6-29 20:50

【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】邦查族人在台北勞動求生、在新店溪畔抓魚，遇見原鄉的族人；族人彷彿聽見祖靈的呼喚，使得邦查在陌生的城市中，群聚成部落，不致迷失傳統的方向。

50幾歲的邦查耆老陳金龍，1957年出生於花蓮壽豐鄉，30歲之前都待在花蓮。溪口部落每年的豐年祭有3天，青年無法回家，吃飯、睡覺都待在會場，接受嚴格的年齡階級訓練。

1980年代，陳金龍在花蓮亞洲水泥廠工作，剛進去幾個月，負責守班巡邏，結果有一天竟發生電纜線爆炸，一連爆5次，火花像是龍砲般沖向天際。他趕緊跑往法國籍技師所住的宿舍，因為只有法國籍技師有變電廠鑰匙。

由於語言不通，陳金龍只好比手劃腳讓技師了解，技師連褲子都沒穿好，就緊急跑到電廠關掉，當晚停廠，損失慘重。由於陳金龍剛好值班，連帶責任被開除，之後就到台北工作。

1980年代陳金龍來到台北，當過保全、模板工人。他在環亞大飯店做木工，工作一年多，由於營造公司倒閉，老闆落跑，沒能拿到薪水。在建築業最興盛的時候，他蓋過新店台北小城、玫瑰中國城、碧潭飯店一系列的建案，以及新竹、台南科學園區廠房、考試院等，一直作到現在，從未止歇。

陳金龍曾帶著60幾個泰國勞工一起做事，打造台灣大學舟山路上的生命科學館。在打造英業達集團迎賓館時，老闆只告訴工人們範圍多大，大概怎麼作；老闆不滿意，會直接打掉。工人們沒有圖，靠著經驗施工。

陳金龍曾待在台南新市科學園區，工人們在半年內做了5大廠房，因為工廠機器已運到高雄港，一台機器高達幾百萬，不能長期放在港口倉庫；如果不快趕工，資方利潤會損失。在營造公司的指揮下，工人在南部的豔陽下，汗流浹背；在傾盆大雨中，照常工作，連安全帽內襯，都滲水溼透。

待在南崁貨櫃廠房期間，工地突然出事，工人被水泥夾死，陳金龍說：「人的生命一聲嘩就沒有了！」工人們時常要待在高聳的應架上工作，風險與天際一般高，陳金龍常常遭遇工人失足掉落的情況，他說：「木柵路掉一個、遠雄掉一個、南京東路也掉一個！」

陳金龍印象最深刻的是工人們待在地下室吃飯，突然刷的一聲，女工從15樓掉落下來，身軀滑在工人面前。當時陳金龍拿著筷子，手開始發抖，原本吃飯正聊天的工人，全部啞口無言，震顫地不知下一句話該接什麼，腿整個軟掉，走路都失去力量。

營造公司對工安的理解跟工人的想法不盡相同，陳金龍說，他在台南工地曾遇到鷹架倒塌，但外勞繫上安全帶，卻無法逃脫；如果沒有掛安全帶，還可跳離，他質疑所謂「安全帶」真的安全嗎？

由於陳金龍常常當泰勞領班，看圖教他們施做，陳金龍也學會聽泰國話，學習吃泰國酸辣食物，泰勞看著他吃著涼拌木瓜，就笑著叫他「泰勞班長」。有一次，一群泰勞在便利商店櫃台前七嘴八舌，他一經過就告訴店員說：「小姐，他們是問多少錢。」陳金龍與泰勞相處融洽，有一分互助的情感。

祖靈召喚的相遇

1980年代，陳金龍工作之餘，會在新店溪畔抓魚，他從秀朗橋一路撒網直到碧潭。有一天，他中途走到溪洲部落，口袋裡的鹽巴掉了，於是撥蘆葦草找路，從草叢裡的縫隙間望見農人除草，在河畔種植花生。陳金龍向前詢問有無鹽巴，兩人就互相對望，陳金龍就猜想是否原住民，一問之下，果然都是花蓮的邦查原住民。

農人是溪洲部落耆老張英雄，他給了陳金龍半包的鹽巴。這一段奇遇，讓陳金龍開始進入溪洲部落，他下班後工作很累，跟著族人聚在一起烤火，族人會問候「吃飯了沒」，讓他感受到原鄉的溫暖，也認張英雄為乾爹。

陳金龍開始參與溪洲部落豐年祭（ilisin）至今，也曾擔任過青年會長6年，籌劃採竹子、聯絡、歌舞訓練等相關活動。青年會長已經交接，陳金龍說，每個青年會長帶法不同，交給年輕一輩，比較貼近青年想法。

陳金龍說，邦查的文化，隨著族人在台北各自工作，分佈在各地，全部分散掉了。雖然溪洲部落沒有真正溪口的歌舞，大部分是光復、觀音的舞，而且老人一個個離開，但邦查族人集體聚在一起，就跟原鄉部落一樣，陳金龍說：「這是我的村莊，我的心在這裡！」
